

学习强国 阅读兴辽 辽宁省第八届全国读书节系列报道 ⑮

# 《妈阁是座城》：人性里的那一点微光 终将成为我们的救赎和信仰



严歌苓这次写了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总有许多传闻、不少案例，影影绰绰在坊间流动，锻炼了人们的听闻与

见识；网络各种亦虚亦实的消息、视频，好比莱坞大片还普及和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神话不攻自破、有些传奇活不过三天五天，这个时代波澜壮阔、处变不惊。都说这个时代比小说更精彩，所以写当代生活极具挑战性，还有什么是人不知道的吗？这里要说的是，严歌苓不写你知道的，专在人们不知其所以然处下笔，将耳听为虚化作精准的肖像素描和行为写真，将人性的谜底推入深度的心理演绎。

2008年的十月黄金周，故事中的女主角梅晓鸥在妈阁机场迎来了她的一位大客户——风度翩翩的北京大房地产商段凯文。她将他带进了豪华赌场的豪华贵宾厅，一段人生的豪赌就此开场。段凯文玩的是“一拖三”，台面上跟赌场赌一赔一，台面下还跟梅晓鸥这样的“叠码仔”赌一赔三。激战正酣，梅晓鸥得到线报，她以前的一个输得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而被禁止入境的客人——木雕艺术家史奇澜，居然神秘现身妈阁了。此后，梅晓鸥陷入了与两个男人复杂情感与人性的博弈之中，一次一次的赌台对局，跟拼上了性命一样；之后追债、跟踪、堵截，猫鼠游戏，是智力拼搏，更较量人性本质中

那最终的成色……就在梅晓鸥殚精竭虑、身心俱已极度透支的时候，她的初恋情人，她儿子的父亲，前国家科研机构干部卢晋桐突然出现，当年因为他嗜赌两人分手，现在他身患绝症，以“死亡”的名义跟她这个单身母亲争夺唯一的儿子来了。

除了性别的角力和情感的角力，这个故事还描写了性格的角力、善恶的角力。听过太多赌徒的故事，严歌苓产生了很多疑问：赌性是否是我们的先天弱点？被摆弄是我们的天性吗？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制被动，反而有了点主动——这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严歌苓一有时间就去澳门赌场，学习赌博方法，体会赌博心理，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人，终于得到足够的细节来丰满故事和人物，写出了《妈阁是座城》。

作为目光犀利的人性的观察者，严歌苓表达了对现代人的深刻忧虑：当物质欲望高度释放后，人归根结底将靠什么存在下去？严歌苓最后也用梅晓鸥和史其澜的故事告诉读者，人性里的那一点微光，终将成为我们的救赎和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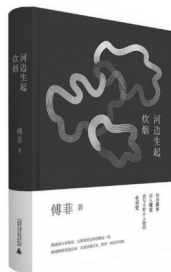
## 对话

## 严歌苓：放弃道德审判和仲裁，把他人的行为合理化，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

## 好书推介

### 《河边生起炊烟》

作者：傅菲



本书以作者的故乡——枫林村为书写对象，以大视角、长卷的方式来表现江西上饶北部一个两千余人口的村庄的故事。作者从环境、情感、生老病死等各个角度讲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乡村图景。

### 《陌上》

作者：付秀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农村的女人个个都有一台戏。家村里短，柴米油盐，院里的鸡，屋里的娃，婆婆儿媳，远亲近邻……你来我往，悉数登场。“70后”实力派作家付秀莹以白描手法生动描写村民众生相，以鲜活情节和乡俚村语绘制出一幅活色生香的乡村版“大观园”，也为当下乡土中国留下一份难得的精神列传。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 采访

**辽沈晚报**：您笔下的故事屡屡受到广大读者、观众的青睐和关注，请问您在写作上有什么所谓的“黄金法则”吗？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一部好作品？

**严歌苓**：黄金法则？我可以给你讲一个白金法则。法则就是你要对别人的故事感兴趣，所以你总是打开你的听觉听别人讲故事，我们生活中许多人都喜欢在闲聊，聊一件有趣的事，或者说聊天的人认为有趣的事情，所以你要去注意去听，能够从生活当中听到哪怕是细节，比如这个人怎么排队、怎么插队的细节，因为细节是最难创造的，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编，但是细节如果不真实，你编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显得非常假。这个是听，主要听细节。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这是我的法则之一。

第二，是你要多读书，要读别人的好的小说、文学作品，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很好的文学基础，比如你要把世界名著、经典著作都读完，然后你再不断地读当代好作家的作品、现代好作家的作品，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写出来，这种语言是好的文学语言，而不是粗制滥造的语言。

这两个法则有了以后，第三个，电视或网络上

面经常会出现很多新闻，你也可以去读一读，这些新闻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故事的原型。

**辽沈晚报**：您有没有遇到过好奇心消逝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是如何增加自己认知的边界，或者保持自己对他人的或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好奇心？

**严歌苓**：我觉得好奇心肯定人人都有，但是好奇的东西不同。我的好奇心首先是对人的、对生命的、对植物的，我这个人的好奇心非常广泛，这么大岁数了还对很多东西好奇，这大概是我的天性使然吧。你换到认知这一点，作为作家来说，认知和认同，不必非得认同才来写这个角色，不认同他你也要写。

所以很多时候，作家不能对人家的道德、行为，对人家所有的东西，搞得好像你站在制高点上对别人有仲裁权似的，这是作家最要不得的。作家应该跟你要写的人物和你感兴趣的人物保持同样的高度，你换到他这个角度看这个人的对立面，你应该找到他为什么会恨这个对立面；如果你站到他的对立面来看这个人，你同样能找到为什么同情他的对立面。还有就是你要合理化每个人的行为，哪怕他

杀人、放火或者拐带人家孩子，你能够放弃你对他的道德审判和仲裁，而把他的行为合理化，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你写每一种人物，都是给他们平等地展现他们人性、展现他们行为的机会，这样才会让小说好看。

**辽沈晚报**：对于一些由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有些人是先看电影/电视剧，再转过头来看原著本身，但是有的人一开始就是“原著党”。您是先看电影还是先看书？有人说先看电影再看书，可以有一个比较。如果先看原著再看电影，就会觉得有一种反差，作为影迷来讲有些不适应。您一般是什么样的习惯？

**严歌苓**：因为我是一个读书人，也是写书人，所以我在一些好书刚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会常常去看书评，特别是《纽约时报》的书评介绍的一些书，我发现一些名字是我喜欢的作者，就会买来读。一本书的出版到一部电影的问世，中间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比如《英国病人》那本书刚出来没多久，我的同学就跟我推荐一本书特别棒，然后我就看了，大概十几年后电影才出来。

## 书评

## 一座人性的迷城

琼花

(有删节)

赌博的行为古已有之，赌徒的故事也无数次经由文学精妙渲染。然而一代一代赌徒的心理机制自有其当下的时代色彩。《妈阁是座城》里的当代赌徒为中外文学贡献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天之骄子段凯文何以会走进赌场？颓唐的风度甚至能吸引诱导赌场马仔和偷渡蛇头的艺术家史奇澜，他天才的灵性终将毁灭抑或拯救他自己？是什么样的魅力使得梅晓鸥这个追债人自动投入到段凯文布下的一个棋局里？

其实作为赌场中的另一极、两性世界里的阴性，梅晓鸥才是一个最大的赌徒，她用青春赌爱情、她用情感赌人性，赌到血本无归，所有她为之奋斗和追求的都离她而去，金钱没了，房子卖了，爱人离开了；她极端的纵火行为虽遏制了儿子走向赌场的路，但终究留下了母子关系的隐忧。这样一个飞蛾扑火的决绝的女人，却是个矛盾之集合体。严歌苓赋予了她极大的心理空间，这个在旁观者看来冷酷嗜血的赌

场掮客，她的女性与母性一再地背离了她的职业要求，将赌客与“叠码仔”之间原本简单的输赢关系搞到错综复杂、是非莫辨。她是个抛出诱饵的人、是个引人上钩的人，看准了赌徒潜质就会施展手段让人走上不归路的人，是个冷眼旁观赌客输到跳楼也毫不动容的女人；但她又的确在潜意识当中为了一点渺茫的希望活着，一旦感到一点人性的微光她就将复活她所有女性的爱和怜悯的本能。这是迄今为止严歌苓贡献的一个比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多鹤（《小姨多鹤》）、冯婉喻（《陆犯焉识》）都要芜杂、灰色、不那么非此即彼的女性形象。同样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小说里另一个人物史奇澜身上，小说的前半部分，他是个改不了的赌徒、扶不起的人渣，比魔鬼还邪恶，为了转嫁自己的一部分债务，他甚至诱骗靠小商品生意起家的浙江表弟去越南赌博；然而，他身上具有令人无限艳羡的惊人才华，他那双艺术家的手让梅晓鸥无数次心动不已。他是魔鬼与天使的奇特组

合体，令人爱恨交加。

严歌苓下笔狠辣，不给进入这座迷城的人们任何逃生的机会。作为一个目光犀利的人性的观察者，这部小说表达了严歌苓对同时代人的深刻忧虑，对当代社会物质欲望被高度释放后痛下的针砭，但文学的意义应不止于解剖和揭示，严歌苓像张爱玲一样洞悉一切，把事物看进“骨头里”，但她不会躲避、疏离；而像萧红，她贴近这多难的人间，用自己心灵的温度拥抱这些卑微的自然的造物。所以，越到最后，小说重点转向了情感描写，转向了梅晓鸥与史奇澜关系的微妙变化和发展。史奇澜，这个手指微凉、有点阴柔的天才艺术家将渐渐赢回读者的喜爱，这就是严歌苓的魔力。后半部分，严歌苓将为我们揭开最大的谜底：情感和人性之谜底。我们，人，归根结底，将靠什么存在下去。严歌苓用梅晓鸥和史奇澜的故事告诉读者，爱，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